

一、信仰蹉跎四十年

被

稱為「先生」、「老師」之類，已經三十多年；被稱為「弟兄」，還是最近一載。對著許多人演說中文，早已是家常便飯；為基督信仰作見證，還是第一遭。

洗了禮，有人就問：「是不是最近有甚麼大起大落，所以大徹大悟？」（在某些地方、某些人物或者可能會問：是不是「別有用心」了。）其實，同樣悟道，有人是千迴百折，「行到水窮處，坐看雲起時」；有人是直上青雲，「會當凌絕頂，一覽眾山小」。或者自小受浸，到老也不偏離；或者初中慕道，大學之後傳教；或者撞車大病，險死還生，於是悔改信主；或者家庭大變，然後回歸教會；或者細水長流，迂迴曲折，然後匯成江河，流入真理的

大海。神對不同的人，可能展示不同的路，「條條大路通羅馬」——有人從《新約·羅馬書》警醒罪性，有人從《舊約·傳道書》感悟世情，有人甚麼書也不讀，直到在人生戰場上，大輪特輪。

其實已經輸了四十多年的光陰——雖然一向沒有甚麼大風大浪，感謝神的保守。從小親友中幾乎沒有基督徒。第一本聖經——綠色紙面、兩吋厚的新舊約全書，早已不知去向。一九五六年一月，踏入十六歲，領到香港時兆聖經函授學校聖經要道科的畢業證書；到了五十五歲，才在雪梨領到「浸禮證書」，註冊入學，做聖堂裡的幼稚生。羊圈之外、在邊緣地帶徘徊了當日以色列人在西奈半島的年數，實在慚愧之至。

當然，兄弟們立即安慰我：「你也不必過分自責。神總有祂的計劃。你的靈命雖然短淺，三十三年的教師生涯，總算是一個準備吧。」另外有些人又會解釋說：「你們唸中國文化的人，有時是比較難信的。孔孟的主張、老莊的學說、佛陀的教義，都會阻礙，都會代替。」這兩種不同的看法，其實是針對同一事實——就是：對我這類人來說，中國的文史哲

學，究竟是消極性的「先入為主」，抑或是積極性的「先入、為主」——為了最後的信主，而作準備？耶穌說：「凡文士受教作天國的門徒，就像一個家主從他庫裏拿出新舊的東西來」（馬太福音十三章 52 節）；我這陋倉裏裝了幾十年的三教九流的零碎東西，合主使用嗎？

二、宇宙大謎誰可解？

不錯，孔子的名言：「未知生，焉知死」，現實問題，比靈魂身後的事，更為逼切。莊子《齊物論》說：「六合之外，聖人存而不論」，聰明的隱士，逍遙無為而麻醉自己；任何嚴肅問題，都懶得處理。可惜不是人人都甘願做駝鳥。生死壽夭的問題，吉凶禍福的奧秘，是非成敗的關鍵，萬千年來億萬人都在尋找，於是我們許多東方人就走向佛家。佛家的解答是「恆河沙數的因緣和合」。我覺得這個講法很玄妙，不過，這樣的無窮後退，等於沒有解答。甚麼是最高的「第一義」？甚麼是最後的「究竟因」？諸天的日月星辰，大地的山河動植，《文心雕龍》所謂「雲霞雕色，有踰畫工之

妙；草木賁華，無待錦匠之奇」，蝴蝶如此美麗，又懂得飛進繁花之中，莊周如此智慧，又會夢中化為蝴蝶，這一切一切，難道是偶然而然的嗎？電腦也有設計者，人腦是誰去設計、誰去主宰？古人津津樂道：「周易」一名而涵三義：萬象變「易」，而其原理不「易」，能夠乘要執本，就「簡易」方便了。一切學理的基礎，就是宇宙的體系與秩序，以及人類對此的了解能力與信心。去年在香港，做無聊的「太空人」，於是跑進尖沙咀太空館，偶然看到電影院牆壁上一句話——本世紀最著名的大科學家愛因斯坦說：

"The Most Incomprehensible Thing In
The Universe Is That It Is So Comprehensible."

宇宙最不可思議的事，就是：宇宙竟然如此可思可議。是的，森羅萬象，如此神奇；而人又神奇地有能力去理解其中的一鱗片爪。譬如最近時代雜誌（TIME）報導，由火星而來的那片小小隕石，上面有生命的痕跡，就又一次引發人們的思考。宇宙怎樣形成？生命怎樣開始？智慧如何發生？無神論者實在是無法自圓其說。不可知論者實在自我逃避。唯物主義者